

政法委书记



展鹏◎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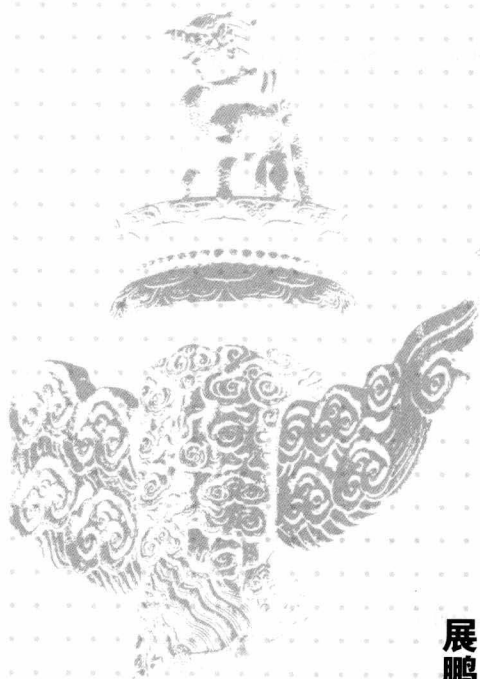
国内首部 聚焦『三农』问题的官场小说
在中国，再小的事情乘上十三亿都是大事



政法委书记

在中国，再小的事情乘上十三亿都是大事

展鹏◎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法委书记 / 展鹏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222-06136-1

I. 政… II. 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2442 号

图书策划: 符马活 冷 静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王绍来

特约印制: 徐冬梅

装帧设计: 颜 森

书 名	政法委书记
作 者	展鹏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00 × 99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75 千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136-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1. 沟通	001
2. 汇报	013
3. 威信	023
4. 辞职	029
5. 换亲	037
6. 换届最后一天	048
7. 留守妇女	056
8. 少女之死	067
9. 民主生活会	075
10. 院长的复仇	094
11. “重点村民”——田水稻	104
12. 扶贫	113
13. 邻居龚之草	121
14. 第一次扫黄行动	132
15. 重返鹧鸪山	141
16. 副书记牛山歌	148
17. 特殊遣送	157
18. 惯偷米高见	164

19. 六月的刑场	171
20. 海上三昼夜	178
21. 汪习武	188
22. 报复	192
23. 劫车	196
24. 手术室的灯光	199
25. 躲债	202
26. 小楼风波	206
27. 毒贩的噩梦	211
28. 招工风波	216
29. 人大代表刘水爱	220
30. 上访	224
31. 槟榔村的新鲜事	229
32. 选村长	233
33. 杨玉琴	237
34. 少年窃贼	242
35. 秀玉	245
36. “政府瓜”	249
37. 收税	255
38. 狱中两日	261
39. 村长何沙贵	270
40. 台风吹过白石村	282
41. 写在后面的话	289

1. 沟通

深秋的一天。

上午9时,我接到军区转业干部办公室公干事的电话通知,下午3点钟准时赶到市委组织部报到,市(县)干部管理处的领导要宣布我的工作安排。公干事还提醒说,一定要带上行李,领导谈话后就立即下单位报到。

我既高兴又焦急:“干吗要带上行李?组织部把我安排到哪里了呢?”

“我也不太清楚,估计应该是很好的啦,到了组织部你就清楚啦。”带有浓重汕头口音的公干事卖了个关子就放下电话。

“是不是安排在市政府接待处?”妻子悄悄地站在旁边听我们说话,像经历初吻的时候一样,既兴奋又惶恐。

我放下电话说:“他没说明,我也猜不到。”

妻子安慰道:“不要想那么多了,一定是很好的,一年来为了你的工作,我不知烧了多少香拜了多少佛,菩萨保佑我们啊。”话没说完眼泪就流了出来。

军转干部等待分配工作是很痛苦的,一家人都有点儿惶惶不可终日,难受的程度,不亚于潜伏在敌人阵地前等待发起冲锋时的煎熬。

转业前我填报的工作志愿是市政府接待处。我想法很明确:这个单位是公务员编制,除了旱涝保收外,还可以经常接触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为即将大学毕业的孩子创造有利的就业条件。

为此,妻子买菜路过市政府时,还特意去接待处看了看,好像铁定我以后

就是在这里面上班似的。

放下电话我就收拾行李。下岗十年的妻子非常高兴,中午给我加了几个好菜,破例让我喝了几杯白酒,还一改往日非常内向的性格,喋喋不休地说:“好了,现在你有事情了,精神要振奋起来,不能像个病猫似的,穿戴也要像个干部的样子,不要像现在这样,整天穿一套皱巴巴的运动服到处逛来逛去。更要提醒你,今后说话要谨慎小心,千万不要像在部队那样直来直去,地方比部队复杂得多呢,要提防当面说好话背后搞小动作的小人……”

也许是太兴奋的缘故,中午1点钟了妻子还不想午睡,我也一点儿睡意也没有,坐在客厅沙发上傻想,平时这时候我早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

我提前20分钟赶到组织部,没想到市(县)干部管理处的关处长早就等候在会议室里。“你好,团长同志,组织决定分配你到海屯县委任常委、政法委书记。”他站起来上前握住我的手开门见山地说,“这个位置很重要,有几十个人争这个职务,经过我们反复讨论,因为你是优秀团长,又是知名作家,所以市委常委选中了你。”

“感谢市委领导的信任,感谢组织部的关照。”我虽然有点儿意外,但心情还是很激动。

“为了安置师团干部,组织部真是费尽了心,当然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啊。”头发梳得黑亮的关处长显得很热情,说完就转身去给我倒开水。

会议室很陈旧但干净简洁,墙上挂着两幅山水画,画里有山有水有森林,使得原本很小的房间显得辽阔和宽广。

我们坐在长方形的红色沙发上,关处长简要地介绍了今年军转干部安置的基本情况,然后脸色凝重地说:“军转工作虽然上上下下都很重视,但我们安置起来却非常困难。尤其是今年,主要是绝大部分的干部都想进公务员队伍,师团干部还要安排相应的职务。的确是难呀,没有这么多的位置啊!说实话吧,你能安排进县级班子当常委,的确是很走运的了。”

我正思绪万千,又听关处长严肃地说:“在咱们五金市,强烈要求下县里当副县长当常委的干部有几百人,真不容易呀,希望你能珍惜自己的岗位,保持部队的光荣传统,不要辜负了组织部门对你的希望……”

“怎么安排下县里呢？我的志愿是进市政府接待处的呀。”我还是不甘心地

地说。

脸色红润的关处长眉头一皱，说：“进那地方干吗？整天吃吃喝喝没出息，你年纪还不大应该下去干点事业。虽然离家远了一些，但县领导都配有专车，来回方便得很嘛。”

组织决定了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我只好改口说：“我理解组织部门的良苦用心，请组织部门放心，我一定会把工作做好的。”

关处长浓眉往上一扬说：“这就对了，好男儿志在四方，做官在哪儿不一样？这道理你应该比我懂啊。”

.....

走出会议室门口时，关处长和蔼地拍拍我的肩头说：“组织部就是你的娘家，有时间经常回来走走啊！”

他说得对，领导干部像块砖，任凭组织随便搬，我走到哪也离不开组织部。

我边下楼边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妻子在电话里沉默了片刻说：“到县里去工作是远了点，但没办法，先好好干着吧，以后有机会再调回来。”

整整在家待业了一年，今天终于上岗了，压在一家人心头上的石头也落下来了。但我又担心：在部队当了二十四年坦克兵，从士兵到团长都是玩枪弄炮管理士兵，现在突然间转行去地方做政法工作，自己真能干得了吗？

我边走边想，刚走到组织部大门口的花池旁，突然有两个男子从停车场上小跑过来，拦住了我的去路。我微微有些吃惊，不等我开口，来人已经表明身份，原来他们是县委派来接我的。高个子，走八字步的男子自称是县政法委副书记吕青旦；个子不高不矮、下巴有颗黑痣的男子是县里配给我的司机，名叫陈风水。可能看我脸上还有疑惑，吕青旦又说：“钟书记让我们来接你前，已经仔细交代过，看你走路像军人，手上又拿着行李，琢磨着就是我的老大啦。”

陈风水说，县里早就传开了，说有个转业干部要来当政法委书记。

他们争着抢去了我的行李，坐上“三菱”越野车后，我才发现车子没有熄火，空调开得凉凉的。我很感激地说：“你们大老远跑来接我，辛苦啦。”

吕青旦说：“不辛苦，为领导服务应该的嘛。”

这时正是下午4点钟，太阳热得烫人，马路也有些发黏。车子很快就离开市委办公大楼驶上了街道。我说：“现在回县里吗？”

“书记，先别急着走，我们到市里有关部门看看，吃完晚饭才回去。”吕青旦认真地说。

我说：“晚上请他们一起吃饭吗？”

“对。钟书记交代过，让我们带你先去认路认人认门，然后请政法系统几个部门的领导吃顿饭。”吕青旦肯定地说。

我说：“刚认识就请吃饭，他们会出来吗？”

“他们就是出不来也得去请。你刚上任，一定要上门拜拜请他们，这几个领导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一定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搞好了关系就等于搞好了工作。”吕青旦很有体会地说。

陈风水说：“这年头，上面的人是不能得罪的，他们有权管县里的对口单位，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我说：“要不要买点东西？”

吕青旦说：“现在不买，以后逢年过节再上来送礼。”

我说：“现在去哪个部门？”

“按照公检法的顺序走，最后去市委政法委。”吕青旦很老练地说，“这几个单位，政法委综治办最重要，我们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好不好，全由他们说了算。”

车子穿过绿树茂密，正在维修路面的街道，慢慢驶近公安局大门口，但门口的保安却不让进。吕青旦摁下车窗对保安说：“我们是县里来的，想见见公安局的领导。”歪戴着帽子的保安听了，盯了我们半分钟，突然说：“见什么见，你没看见吗？公安局都被农民堵得水泄不通了。”

我下车往里一望，只见上百人竟把办公楼前的台阶和空地躺得满满的，连只狼狗也过不去，真叫人大吃一惊。这些农民衣着破旧袒胸露背，把旧报纸空矿泉水瓶烂箩筐之类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好像公安局就是他们的家似的。

我说：“怎么回事？”

保安说：“昨夜，郊区一个村子宗族械斗伤了几个人，公安局把双方打人的凶手都抓了，他们不服，今天一大早整个村子的人都跑来公安局胡闹。”

我又说：“我们见见局领导，说几句话就走可以吧。”

保安摘下帽子边扇边说：“别找了，局领导手机都关了，人也不知躲在哪儿了，不相信你们打电话试试。”

吕青旦立即拿出市委发的工作通讯录——给局领导打电话，但对方都说已关机。

保安又劝道：“你们快走吧，以后可以再来嘛。”

“他妈的，大城市治安也很糟啊，连公安局也牛不起来了。”陈风水很悲观地说，好像他是这里的局长似的。

我们的车子只好调头，穿过两边摆满摊子的街道直奔法院。法院大院里静悄悄的，值班室的法警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我们向法警说明来意后，法警说：“别等了，院长带着干部职工都去游泳了。”

“上班时间去游泳？”陈风水突兀地问了句。

法警看了他一眼，满不在乎地说：“前段时间市委书记来法院视察，看到我们的法官一个个都胖乎乎的，走起路来像企鹅似的，很不高兴地把院长批了一通，还责令我们限时减肥。市委老大的话谁敢不听，眼下减肥成了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我说：“想见见领导，顺便吃晚饭。”

法警一脸的无奈：“不好联系哇，他们现在都在泳池里，手机也关了，怎么找人啊！”

吕青旦说：“我们去泳池门口等他们吧。”

法警笑了笑：“不用等了，万一他们8点钟也不出来呢，你们不是白等了么？还是下次再来吧。”

“见你们的领导真难呀。”吕青旦自言自语地说。

“你以为见我们的领导那么容易吗，有时候哥们和朋友来他们都不见呢，我们的领导实在太忙了，连吃饭喝酒的时间也没有。”法警又笑了笑，看

上去脾气不错。

“放狗屁,我不相信他们的领导那么敬业,我们走吧。”陈风水小声对我说。

我们的车子驶上了新修的马路,转过两条又长又窄吵吵嚷嚷的街道,便到了检察院。值班室一个戴眼镜的女同志告诉我们,院里的干部都去舞厅学交际舞了,月底要参加市工会组织的舞蹈大赛。院领导还交代下来,没什么急事不要找他们。戴眼镜的女同志见我们一脸茫然,便很负责地说:“对不起了,欢迎你们过几天再来,如果你们有急事用纸写下来也可以,我一定告诉领导你们来过,一定会转告的。”说完,她把值班记录本推到我的面前。

戴眼镜的女同志看上去不到三十岁,人长得漂亮,身材也好,凹凸有致十分性感。

我说:“不用写了,没什么急事。”

陈风水站在一边冷笑了一下,说:“老百姓学跳舞还说得过去,检察官学交际舞干什么,还不如学打麻将呢。”

“废话,麻将还用学吗,他们早就会打了。”戴眼镜的女同志放下手头的《妇女》杂志,语气已经不太耐烦了。

吕青旦说:“你们的领导真的不好找啊。”

“哪里的领导都不好找。你们真是的,干吗星期五下午才来找领导呢?为什么不早几天来嘛,为什么不提前打电话约好呢?我们的领导是很忙的,你以为想见就能见到的吗?”戴眼镜的女同志抬起头抱怨说。

“他娘的,真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啊。”陈风水小声骂道。

吕青旦将嘴巴贴近我的耳朵边说:“这年头请领导吃饭也不是简单的事。”

“请你们不要随便说上级领导机关的不是,这也是礼貌。”我小声提醒说。

出了检察院大门口我就说:“三个部门的领导都不在,这顿饭怎么吃呀,还是下次再来吧”。

吕青旦摆了摆手:“书记,不要放过这个机会,我们到政法委看看,我不相信找不到人。”

当我们踏入政法委大楼时,太阳已经偏西,值班室里空无一人,楼道里有个保安在东张西望,见了我们也不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好像也在找什么人

似的。尽管快到下班时间了，我们在一楼转了一圈，看到工作人员还在办公室里坐着看报纸，算“私彩”。吕青旦感叹地说，市机关的工作作风比我们好不了多少啊。

我们走进二楼政法书记的办公室，但没见到书记，秘书说他去外地开会了，三五天也回不来。

我们又转到三楼宁副书记的办公室，但房门紧闭着，吕青旦敲了几下也没见有人来开门。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从左边的厕所里走出来，边走边扣裤扣，见到我们就停下脚步说：“别敲了，宁书记宫外孕住院去了，估计一星期才能来上班。”

宁副书记原是市妇联的科长，人长得很好看，因两次在大街上抓窃贼和举报黑妇科诊所有功，破格提拔到政法委还不到一年。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吕青旦后来告诉我的。

我们十分沮丧地上了四楼，陈风水轻轻推开了曾副书记办公室虚掩着的门，一个正在里面打扫卫生的中年妇女抬头看了看我们，说：“你们不要找了，我们曾书记是市武术协会的副主席，今天他去学校教学员打功夫去了。”

“哟，你们的领导真是难找啊。”吕青旦嘟囔了一句。中年妇女白了吕青旦一眼又低下头擦地板，再也不理我们了。

下班铃响了，我们来到六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办公室其他人都走了，只有石主任还在弄办公桌上的电脑，我一眼看见屏幕上露出一个不穿衣服的美女。听到脚步声，美女一闪，换成了一幅青山绿水的图画。石主任有点愠怒地问：“找谁呀？”

我说：“找主任你呢。”

“你是……”

“噢，他是我们海屯县新上任的常委，政法委书记，今天来请你作指示的。”吕青旦指着我笑笑说。

石主任“啊”的一声站起来，并用双手握住我的手：“哟，真是县里的同行来了，我哪敢做什么指示哟，赶紧请坐吧。”

石主任个子高大，国字脸，满头白发，脸色有些焦黄，好像电影里某个历

尽沧桑的领导。石主任很健谈,说了十几分钟的话后,我请他吃晚饭,他似笑非笑地一口答应了。但当我提出也请办公室的其他同志参加时,他婉言拒绝了,说:“人多嘴杂,传出去我们吃吃喝喝影响不好。”

我说:“请家里人一起吃个饭吧。”

他朗声说:“老太婆啦,登不了大雅之堂呀,免了免了吧。”

说话的时候,石主任眼睛又瞄了几眼电脑,说还要找几份什么文件回去看,让我们先去酒店定下包厢,7点钟准时赶过来。

晚饭定在龙泉宾馆“桃花源”贵宾厅。龙泉宾馆是市里有名的五星级宾馆,装修华丽,宾客如云,停车场上停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车,生意兴旺发达。

7点钟,衣着光鲜的石主任准时过来了。见他孤身一人,吕青旦问,司机呢?

他说:“自己开车。”

他又说:“现在的领导晚上出来活动一般都不叫司机,有些司机嘴巴太大,领导不放心。”

站在一旁的陈风水尴尬地笑笑。

进包厢里坐下来后,一个穿红色短裙的小姐请我点菜,我双手把菜谱递到石主任面前:“想吃什么尽管点。”他很客气地摆摆手:“还是你点吧,我现在已经‘三高’(血脂、血压、胆固醇高)了,要清淡一点啊!”

我点完菜后又将菜单递给他看,他很不客气地把红烧果子狸、清蒸鲍鱼、生吃小龙虾三个菜划掉,改为乌鸡炖水鱼。他把菜单交给小姐时顺手捏了下她的屁股,说:“男人补肾很重要,肾都不行了,活着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并不算漂亮的小姐回头朝他嫣然一笑,身板硬邦邦的石主任好像被糖醋过了,声音变得软绵绵的:“小姑娘,你要过来陪我喝两杯花酒啊。”小姐回头笑笑说:“好呀,喝多少都可以,你等着吧。”

实际上,直到我们吃完饭,那个穿红短裙,小眼睛,长腿,上身很丰满的小姐再也没有出现过。

“今晚喝 XO 吧。”小姐一走我便说。

石主任爽快地说:“现在的洋酒百分之九十是假,千万别喝啊。先来三瓶

五粮液吧。”

有酒就有话。我们边喝边谈，话题越说越广，很快就像老朋友似的无话不谈。我们仨轮番给石主任敬酒，他来者不拒，边喝边说：“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说完头一昂眼睛一闭，“吱溜”一声酒杯就见底了，根本就不像“三高”的样子。

酒让我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大家有说有笑，说单位的收入，说领导的绯闻，说市场上的股票和房地产。他主动地给我们敬酒，说：“酒能乱性，控制在三瓶内最多不超过四瓶，咱们以后喝酒有的是机会。”

两瓶没喝完，我就头重脚轻了，开始琢磨着怎么作弊。手段自然是在部队学到的那一套。

给我们倒酒的是个穿蓝色工作服，瘦高个，瓜子脸，浓眉毛的小姐，石主任好像对她不感兴趣。酒过五巡后他就对小姐说：“我们有保密的事情要商量，不用你服务了，我们自己倒酒啦。”小姐很不高兴地扭着屁股出门了。

我说：“为什么把她支出去呢？”

他垂着眼帘说：“你没闻到吗，她身上的狐臭味太浓了，我实在受不了，我讨厌有狐臭味的女人。”

酒到深处人就变形。没人在意头顶天花板里传出的轻音乐，一天的疲惫和烦恼也似乎全被忘记。石主任突然来了兴趣，连续讲了两个黄段子，而且都和性技巧有关，我们仨哈哈大笑，他也哈哈大笑，好像掌握了某种秘诀似的。为了表示礼貌，吕青旦也说了一个黄段子，弄得四个人又都开心地笑了。笑声一落，他便对我说：“喔，你是领导怎么不说一个呢？”

我笑笑：“不会说，也没有新的段子。”

他看了我一眼，说：“领导也要紧跟形势啊，你看我们政法委的副书记老曾，流行跳舞时很快就学会了蹦蹦跳跳，麻将风盛行时一晚上就学会了，并且打上三天三夜不叫累，黄段子满天飞时，他几天就背熟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哪里喝酒都说上两段，弄得酒席上的朋友一愣一愣的。你呀落后喽，当领导不合格哟。”

是啊，时下许多人都把黄段子作为酒席上的调料，并以见多识广有文化

有口才自居,但我也也不想逼着自己去记这些东西。

第三瓶“五粮液”快见底时,他上厕所去了。石主任走后,吕青旦便小声对我说:“石主任肯定在厕所里把酒抠出来的,不然他怎么能喝这么多呢。”陈风水压低声音说:“书记,你也不要吃亏,马上到厕所里把酒从嘴里抠出来。”

我故意说,我不会抠呀。

吕青旦关心地说:“趁他不注意时偷偷吐在白毛巾上。”

我又假装说,这样不好吧。让他知道了不罚我们才怪呢。

事实上,我早就把三分之一的酒偷偷吐在餐巾纸上了,只不过他们都没发现罢了。吕青旦离开椅子正要往厕所里走的时候,石主任回来了,他又只好坐下来,装得好像不需要上厕所似的。

石主任坐下来打了个饱嗝:“这酒不错,是真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呢?”

他涨红着脸说:“这酒我喝多了,用鼻子一闻就知道真假了。”

我恭维地说:“你真能喝。”

他抹抹嘴说:“酒品如人品,我喝酒从不赖皮。”

吕青旦吐了一根鱼骨头说:“能喝本身就是一种投资行为。很多事都是在酒席上边喝酒边办好的。”

陈风水擦擦鼻涕说:“喝酒能体现一个人的性格,能不能当官又跟性格很有关系。”

石主任红着眼睛,拍拍我的手说:“呵,你看,司机同志跟领导久了看法就是不一样。他说得非常对,性格决定升迁,性格决定命运。我就吃了性格不好的亏。不会吹不会拍不会送。今年五十八了才提了个正处级主任,而我的大学同学十年前就是正厅了,唉!”

我不以为然地说:“有些事情听朋友说过,但是不一定真实啊!”

他用鼻子哼了一下,说:“这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不由你不信啊,没关系不送钱能当上官?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

我说:“我这回转业没找人,更没花一分钱就当上了县委常委。”

他愣了一下说:“狗屁,鬼才相信呢,打死我也不相信。”

他擦擦眼睛又说：“我才不送呢，也没钱送，就这么点工资，要养孩子养老人，要供孩子读大学，哪有这么多钱送？”

吕青旦说：“综治办每年不是有几十万经费吗？”

他剔着牙说：“狗屁，办公费一年才两万块，而且办公用品都是统一由政法委办公室买好了的。综治办要办大事，得事先做预算打报告，常委批了财政局还不一定有钱给你。”

石主任的话一落，我们又轮流敬了他一杯，赞他有气节。陈风水吕青旦尿憋得实在顶不住了，站起来就急匆匆往厕所里跑。石主任见他们不在，好像突然清醒过来似的，说：“今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评比，我到你们海屯县去，你们要做好准备呀，今年再不达标实在说不过去了啊。”

我连忙说：“请你多多关照，县里已经两年不达标了，给老弟我一个面子吧。”

他沉思了片刻才说：“工作那么辛苦，检查起来不达标实在不应该哇。”

我说：“是不是你们评比条件太严格了。”

他抽了一口烟说：“蒋介石是个好人，但太老实了，脑袋瓜也不开窍，不喜欢和我们上面的人沟通，该请的时候不请，该送的时候不送，你说能达标吗？”

蒋介石是我的前任，当了一届政法委书记就干不下去了，前个月主动要求去政协当副主席，年纪还不到五十岁。

他动情地说：“感情分很重要，大家都是兄弟了，有什么事情不好办。”

我说：“听说闭卷考试难度很大，到时能不能露点题啊！”

他努努嘴睁大眼睛说：“难个屁，事在人为，过几天，我把理论复习题从电脑上传给你们，考试的内容都在里面了，你要组织科级以上干部和有关部门好好复习啊！”

他又补充说：“乡镇领导是重点哇。”

“那真的感谢你了。”我又不失时机地敬了他两杯。

他好像还要说些什么，但见吕青旦陈风水从厕所里出来立即就转移了话题。我诚心想把他灌醉，开了第五瓶酒。他却用手压住酒瓶很清醒地说：“够了不喝了，我晚上还要改一个材料，下回再喝下回再喝。”说完就撤离了

饭桌。下楼梯时，我步履有些踉跄，他立即用手搂住我的腰，显得很亲切。我说：“去歌舞厅吼几声吧？”

他喷着酒气抱拳说：“下次吼，下次一定吼。”

临上车时，吕青旦给他送了两瓶“皖酒王”，两条“555”香烟。他很高兴，关上车门又摁下车窗探出头叮嘱道：“兄弟，一回生两回熟，以后多多沟通哇。”

我们仨一齐点头，好像送别老上级似的。

望着石主任离去的小车，吕青旦感慨地说：“饭局呀饭局，咱们干部依靠这个把该办的事办了，不该办的事也办了。”

越野车出了灯火灿烂的市区，很快就驶上凸凹不平的沙土公路，车灯把前方照射得白蒙蒙的，只见弯弯曲曲的公路伸向黑糊糊的山里，两颗孤零零的星星挂在远方的山顶上，显得十分凄凉诡异。我忍不住问：“这顿饭吃了多少钱呀？”

“可以买一头牛啦。”吕青旦答道。

我又说：“到底多少钱？”

“不多不少，正好四千五。”吕青旦右手从衣袋里摸出发票，晃了晃说。

吕青旦的话一落，陈风水突然插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再跑上来，请公检法的领导干一顿酒啊？”

我说：“回去以后再定吧。”

“为了请他们吃饭，我们跑来跑去真是麻烦啊。”陈风水头也不回地说。

吕青旦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回过头来打着哈欠说：“他妈的，当官太累了，想把工作做好，至少得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与上级的关系。书记，你得有思想准备哇。”

我笑笑没吭声，心里却想：天啊，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去应付上级，我能做到吗？